

THE ORIGIN OF WORLD CIVILIZATION

世界文明 孤独史

上

人类精神的
伟大起源

徐达斯 著





世界文明孤独史

人类精神的伟大起源

(上)

徐达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明孤独史：人类精神的伟大起源 / 徐达斯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212-0417-9

I. ①世… II. ①徐… III. ①世界史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2529号

世界文明孤独史

作 者：徐达斯

责任编辑：李 夏

装帧设计：高高国际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067186（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zuojiahubanshe.com>

印 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65×235

字 数：647千

印 张：50.5

版 次：201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417-9

定 价：158.00元（全2册）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历经苦难的二老
在我幼小的心中播下了追求爱和真理的火种。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湯一介

己丑年夏

文明的基因

楼宇烈





目录 Contents

推荐序 中西冶铸成一味，梵道圆融终入神 1

第一章 世纪骗局的终结 39

大不列颠的阴谋 41

证据来自印度河谷

——史前古城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 47

莎拉斯瓦提河做证 63

淹没在海底的史前神都——杜瓦拉卡 67

第二章 破译史前全球文明密码 71

雅利安——一个被误解的梵文词 73

韦陀文明的灵知基因 78

西亚是一个神话 123

通往冥府之路——揭开金字塔之谜 139



西方效法东方的时代——希腊哲学的灵知渊源	176
从灵知到宗教	211
羽蛇和太阳鸟的世界	271
第三章 韦陀文明在史前中国的足迹	311
再探三星堆	313
龙象西来：韦陀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	347
第四章 华夏文化的韦陀灵知基因	371
楚：最后的雅利安	373
打破天机——华夏上古神话索隐	450
上帝留下的世界地图	560
《梵歌》中的《易》说	630
第五章 答案都在三星堆	659
史前丝路龙头	661
闻所未闻的东土神都	663
万年蜀古史	668
夏文明的子宫	672
诸神留下的启示	682
上古华夏与韦陀	685





第六章 从韦陀典看华夏上古道术 691

道通为一 693

太一生水 702

原人四足 710

第七章 印章开启奥秘 731

鱼藏玄机 733

上帝真容 746

北极星君 759

附录：韦陀宇宙图景下的“灵魂之路” 776

中文主要参考书目 783

英文主要参考书目 787



推荐序

中西冶铸成一味，梵道圆融终入神

我常常疑惑，为何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段，那些看似差异极大的国家——无论其国域位于东方，还是西方——总是会有一些先知般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把朝圣的目光指向印度。¹ 最近在古波斯的苏菲派神秘诗人鲁米（Rumi）的诗歌中又猝遇此类诗句：“我已找不到我故事的线头/我的大象又再一次在梦中漫游于印度斯坦/叙事的，诗意的，毁灭的/我的体/一种消融，一次回归。”² 印度似乎成了他们共趋的神秘家园。更耐人寻味的，则是马其顿那位英磊雄拔的青年帝王亚历山大，由西向东，逶迤而至，一路攻城略地，一路随手抛掷，最终，长眠于这次直奔印度的漫漫路途之中，令人诧异，亦令人扼腕。如是种种，无须殚述。其中似乎埋藏着某种存在

1 西方据说自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起就已开始踏上了朝向“东方”的精神征程，就算同为东方子民的中国人，也在历史的不同时段一波又一波地往“西方”朝觐。而他们的汇聚之地就是这个神话思维和神话想象遍布全境的神秘国度——印度。这个曾为人类贡献出克里希那、佛陀、钵颠阇利、商羯罗和《摩诃婆罗多》，还创造出诸如“空”（Sunya）、“梵”（Brahman）、“涅槃”（Nirvana）、“三摩地”（Samadhi）等神奇意象的地域，曾被古代的中国人于汉籍中造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名字诸如“身毒”“贤豆”“天竺”等来加以称谓，其中某位朝圣者云：“详夫天竺之为国也，其来尚矣。圣贤以之叠轸，仁义于焉成俗。然事绝于曩代，壤隔于中土，《山经》莫之纪，《王会》所不书，博望凿空，徒寘怀于邛竹；昆明道闭，谬肆力于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郁玄妙于千载；梦彰佩日，秘神光于万里。”又或曰：“夫印度之为国也，灵圣之所降集，贤懿之所挺生，书称天书，语为天语。”再或曰：“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参见〔唐〕玄奘等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上卷，第1—2页；下卷，第1046页；上卷，第161—162页。）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在其颇具神秘色彩的作品《东方之旅》之舒缓而迷离的小说节奏之间也突然插入了一段神来之笔，说道：“我发觉参加了到东方的朝圣，表面上仿佛是一次明确而单纯的朝圣——但事实上，以它最广泛的意义来说，这次东方的远征，不仅仅是属于我的和现在的；这个由信徒和门徒所构成的行列，一直都在不断地走向东方，走向光明之乡。许多世纪以来，这个行列都在走动，朝着光明的奇迹，而每一名分子，每一个小组，甚至于连我们全伙及其伟大的朝圣，都只不过是人类，以及朝向东方的、朝向家乡的人类精神的永恒奋斗中川流不息的一波而已。”（参见〔德〕赫尔曼·黑塞著，蔡进松译，《东方之旅》，台湾志文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2 [波斯] 鲁米著，梁永安译，《在春天走进果园》，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界的共同奥秘，令人前仆后继，不惜身殉。而当我阅毕徐达斯先生所著的气象万千、恢宏博大的《世界文明孤独史》之际，心中惊喜莫名，相见恨晚。该书气魄之沉雄，论证之精妙，想象之大胆，皆为吾所罕见。若判断无误，我相信此著非但能为我以上之疑点提供深度的解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够为我们反省中国文明之原点，进而开出一条崭新的精神道路提供一个价值参照。简而言之，在我们为自己的文化寻求返本开新之际，它很可能会是我们思考与理解当代全球文明，以企向文化自新的有力支点。

我们通常不忍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华夏之文化劫难，其沉痛、惨怛兼奇诡被时人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故为救此疲敝，援引他典，百年来佼佼雄出者不少，其中，从西哲有之，从佛典有之，从耶教亦有之。而由“自古以来贻我大祥”的印度寻求自我的文化疗救者则寥若晨星。独可赞者，唯以才具闳辟、天秉奇出，沉潜印土几十载的徐梵澄先生为最，其融通中西印圣典所酿就的哲学慧见灵光孤耀，惜乎此后几成绝响，吾人或无心回应，或无力回应，其结果则一。而我以为，学殖丰赡博洽、悟力远届天人的徐达斯，或许可以接着徐梵澄先生说下去。其《世界文明孤独史》与《道从这里讲起》两本著作，足堪世人评裁。前者依据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神话学、艺术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三重证据法，¹以追溯全球之人类文明的原质与始基；后者借着印度教的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之翻译与诠释，会通中印元典之精义。虽一开一合，但两者皆属堂庑阔大、羽翼高扬之作，寄寓了一条洁净精微的精神道路，以企

¹ 晚清大学者海宁王国维氏，提出了“地下考古”与“传世文献”二重证据说，让三代的人文制度从文字、传说中跃然而出，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此两重毕竟仍只停留在“器”的层面，很难上透至“道”的层面，故而徐达斯提出自己颇为擅长的第三重证据：比较文化学，“即把中国文化的起源放在世界性的文明演化的框架之内考察，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诠释、评估、定位，进而勾勒出华夏大道的本来面目”。（参见《道从这里讲起——〈薄伽梵歌〉解读与会通》，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开出“天地一神一人”圆融共在的神圣维度。高山流水，嗟尔有待，知其音者，盍兴乎来！

虽属严肃且不失华贵的学术著作，但《世界文明孤独史》一开篇却犹如侦探小说一般精彩。徐达斯以神话学与考古学的最新成就，加之近现代以来的相关史料，抽丝剥茧，层层披露，对大不列颠帝国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关于东方文明之基于政治目的的种种学术判断，提出有力的质疑，尤其是那些矮化东方文明、虚构人种起源等理论，所烘托出的乃是幕后难以告人的殖民阴谋。今日看来，徐达斯的这种质疑是值得参考的，因为西人此种心态我们已经不再陌生。譬如，阿拉伯裔的美国大学者萨义德（W.Said）之《东方主义》，便是其中的扛鼎之作，揭出了西方以对东方的曲解与想象为基础实行殖民与侵略的目的。有必要顺带指出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疑古学派瞠乎欧西学界后尘，几乎全盘否定自家古史，其实也正诞生于类似的殖民背景。幸好当下的中国古史研究早非昔日可比，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已经走出疑古时代”，从信古、疑古，走到了释古，即借助现代的考古学，重新评估、解释古代文献，从而为重建古史提供可靠的依据。

此处姑举一例。譬如，我们几乎在所有的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历史书中，都能读到印度文明的缔造者乃是起于欧亚草原的雅利安人（Aryan）。¹

而欧洲人所持之最重要的根据则是双方的神话系统与语言结构之相近，尤其是语音的类同，似乎确能证明欧洲人与印度雅利安人的同宗同源。因为语言的相近，正如动物的骨骼与牙齿的相同可以证明同属一个

¹ “欧洲种族主义者虽然没有任何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证据，却已经虚构出了一个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作为生活于欧亚草原的游牧部落，其中一支南下，侵入印度次大陆；一支东进，直至西藏高原；西进的一支，成了欧洲人的祖先。其后，白皮肤雅利安人种的优越性被不断夸大。”接着，他们认为这三支相揖而别的同一种群分别缔造了东西方的重要文明。若是我们结合近现代以来的欧洲人的殖民史与侵略史，这种人种一元论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物种。有趣的是，正是这一点倒给徐达斯提供了重要的反证，以设定欧洲文明之源头很可能始于印度。因为历史的沿袭规律，总是“先驱”影响“后进”，而徐达斯却能够证明雅利安人乃是印度的远古土著。他给出了两个证据：一是Aryan的梵文原意；二是Aryan人所创的韦陀圣典起源之邈远。

所谓“arya”，其梵文意谓“高贵，正义，优秀”，所以Aryan所代表的实乃一种文化与精神的价值，而非种族之认定，即任何人只要努力皆可成为雅利安人。这与中国春秋时代将仁义道德作为夷夏之别的根本标准相同，即“夷狄”有德可进而为“诸夏”，“诸夏”失德则退而为“夷狄”。¹而“雅利安”概念更是开放，超越了任何躯体、地域与种族的限制。正是这些拥有高级文明理念的人创作了诸多韦陀文献，因从《韦陀经》所载一些信息丝毫看不出游牧部落的痕迹，倒是处处呈现印度次大陆的圣地与圣河。

作者还引证卫星云图的考古证据，在拉杰斯坦沙漠里发现韦陀文献所记载的远古圣河“莎拉斯瓦提河”（Sarasvati River），再加上与克里希那关系密切的杜瓦拉卡圣城（Dvaraka）在堪培湾水底现身，以及早期印度河谷的种种文物，颇能劈开历史迷雾，俾雅利安文明溯至更古老的岁月。借此种种，足堪证明雅利安人非自外而来，而是自古以来就在印度土地上精心创造的文化精英。

由于雅利安信息的无处不在，作者便把目光投向了远古的韦陀文献，又发现了更多的秘密与疑点，进而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史前全球韦陀文明圈”的假设。他说，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史前时代曾扩张渗透到几乎世界所有的区域，埃及、美洲、希腊、西亚以及中国华夏文明都不过是

¹ 钱穆著，《国史大纲》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5页。

这个超级文明连续体的组成部分而已。韦陀灵知¹构成了这些古老文明的核心理念与内在动力，只是由于灵知基因的变异，不同的区域文明才表现出各自独有的特征与风貌。

这个假设之大胆近乎异想天开，故而也极其危险。我个人虽不敢贸然接受，但在阅读过程中，还是不由地为徐达斯结合多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化学之精彩论证击节赞叹，而他所指出的遍布全球的带有同一种灵知气息的文明实体也确乎发人深省。我们知道，这种相似性应该有不同的解释学进路：或心理学的，或生物学的。前者如荣格（G.Jung），后者如西琴（Z.Sitchin）。

人们在哲学上、神话学上都能给出解答，无非是人类具有共同的生物结构与心理结构，正如荣格所给出的“心理原型”理论。而徐达斯显然与之不同，他由文化结构与实物制器的相似性，进而断言史前有过一个遍及全球的辉煌的灵知文化，该灵知文化成了后来所有文明体的原初基因。其原则是：宇宙一神一人共融的实体。说白了，此灵知文化也就是开启于印度的古老的韦陀文明。

徐达斯通过对埃及、吴哥窟的金字塔，美洲的玛雅文明等地的神话学与建筑考古学的分析，就有这么一个断定，说道：

¹ “灵知”是徐达斯各类著作之核心概念，它介于宗教与哲学之间，近似于西方的Gnosticism与印度的Jnana，但又非完全重合。质而言之，我以为最接近雷蒙·潘尼卡所提出的“宇宙一神一人”共融的不二智慧，统贯天地一神一人，其文化特点，尤重祭祀、解脱，而与纯粹的宗教并不一样。譬如徐达斯曾将它与宗教做了区分：“‘灵知’与现代的或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概念不同，‘灵知’是完全东方色彩的、包罗万象、无乎不在的‘道术’，而‘宗教’只是‘灵知’的一个方面。庙宇和信仰不过是构成远古灵知社会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但‘灵知’却远远超越了庙宇和信仰，它开物成务、覆载化育，使人与天地神明相参，加入到宇宙的生生演化当中。在韦陀文化里，文化的最高成就、人生的终极意义并不是‘宗教’，但‘宗教’确实构成了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引言见徐达斯未刊稿《〈薄伽梵歌〉——开启华夏道术的天机》。）

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个史前超级文明母体或“玛雅—中国文明连续体”，既不是“天外来客”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海底“亚特兰蒂斯”的创造，而是史前时代就曾经遍布全球的“雅利安文明圈”的一部分。其核心意识形态源自史前全球文明基因韦陀灵知，而且迄今为止还封存在浩如烟海的韦陀诸经中。作为原始文明基因，经数万年的复制和变异，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产生了形态各异但又一脉相承的文化连续体，其中包括印度河谷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中东文明、玛雅文明和公元前两三千年出现的中国青铜文明。一方面，从母体分离的子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创造出诸多独特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各子文化之间的文明元素、文化符号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使得源流的辨识变得非常困难。¹

二

希腊与印度的关系颇耐人寻味，按照欧洲人的看法，它们都是某神秘的草原雅利安部落的文明孑遗。而对于这种观点，徐达斯一笑置之，因为孰先孰后他早就胸有成竹。尤其是借助语音比较的方法，把近似或相同的发音视作同一根源，于是，他发现了梵语作为史前世界语的可能性存在。

书中他列了专节来阐述此一文化现象。而史前超级文明圈的假设正是基于这么一种语音现象的存在。无数的时代过去了，散落世界各地的梵文语音仍然可以辨其蛛丝马迹，譬如英语里面的yoke，语出梵文yoga，意谓“轭，联结”；calendar，语出梵文kalantar，意谓“日历”；mind，语出梵文mana，意谓“心意”；clock，语出梵文kala-ka，意谓“计时器”。美洲的maya，更是语出梵文maya，意谓“幻相”。甚至中国人文始祖黄

¹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七节《羽蛇和太阳鸟的世界》，第305—306页。

帝所遨游的“华胥国”，源出克里希那的另外一个重要名字“Vasudeva”之“Vasu”，而“华胥国”正对应着克里希那的“逍遥居”；因为梵音V的发音接近B，所以伏（古音念“bao”）羲氏，很可能对应着毗湿奴（Visnu）；¹而与之相衬，中国古典文献中载有的羽人句（古音念“gou”）芒，很可能对应着梵文鸟王“迦鲁达”（Garuda）。在希腊文化里，众神居住的Olympus，则可能源出梵文Alayam，意谓“居所”，等等。徐达斯也解析了基督（Christ）一词的音义：

基督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Chriso，意思是“被涂油者”。……极有可能，希腊语Chriso出自梵文词Krishna，在印度的方言里，Krishna经常被读作Krishno，或Krist，与Christ的读音几乎完全一样。至今，在印度的神庙里，婆罗门祭司们会周期性地为至尊神Krishna的神像涂上檀香油膏。“被涂油者”基督可能就是韦陀至尊人格神克里希那。²

1 “华夏上古之创世之神伏羲、女娲与西极梵土的韦陀造物之主毗湿奴、茹阿玛遥遥相印，若即若离之间，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不同的语言，是否有可能在表述同一个主体？……华文‘伏羲’之‘伏’亦作霍、庖，古通包、胞；‘伏羲’之‘羲’，亦作希、戏。按梵文V的发音接近B，例如Siva也可以读成Shiba，以前翻译成‘湿婆’，故‘伏羲’可能是梵文‘毗湿奴’之对音或远古华夏译音。……（女娲）之‘娲’可能是梵文‘茹阿玛’（Rama）之华文对音；‘女’不过指明其阴性之神格，女娲可能就是茹阿玛女神的远古译名。”又云：“来自毗湿奴的灵性能量茹阿玛，无疑相当于女娲的角色。《婆罗贺摩赞》第八偈云：‘茹阿玛女神，灵性之能量，至尊神之爱侣，乃众灵之主，在至尊神的控制之下。’显示出茹阿玛女神与女娲一样具有‘女皇’‘阴帝’的身份。”

2 韦陀文献中本来就有“化身说”（Avatar）也影响了基督教，人们通常把耶稣基督视为神的“道成肉身”，其实正是“Avatar”思想，不过，英文一般是用“incarnation”来表达。很多学者不但把这个词的词义和韦陀信息对应起来，甚至确认这种宗教观念原本就来自于印度。譬如基督原有“救世主”和“受膏者”（Messiah音“弥赛亚”）的意思，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拯救陷于罪孽之中的人类，并且以自己的无辜之血来洗清人类的罪，以自己的无罪之身来承受人类的罚，从而赎出了一条崭新的人类正义之路，使凡信他的都得了盼望，并得拯救，这正是《薄伽梵歌》对于主神克里希那的期待与理解（参见朱文信著，《〈阿凡达〉里的东方元素》，载自《上海书评》第19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